闕里文獻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三

勖字自牧先聖四十四代孫中興祖第四子也少孤能自立宋雍熙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大中祥符元年眞宗東封詣闕里祠孔子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王欽若言勖有治行即召勖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初勖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番酋爭持寶貨以獻勖皆慰遣之六年轉屯田員外郎仍知仙源縣仁宗景祐元年遷太常卿提舉仙源景靈宮太極觀寶元元年以祕書監上章求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歷官五十年累著政績年八十九卒贈吏部尚書子五道輔良輔彥輔延濟延範道輔彥輔別有傳良輔歷官大理寺丞上章求退帝嘉之授太子中舍天聖五年任仙源縣主簿年六十四卒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也登進士第知仙源縣爲治有條理以恩遇

族人而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遷太常博士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州城瀕章貢兩江歲爲水嚙宗翰伐石爲址冶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得可用者十五人獨稱奨其二乃宗翰王鞏也遂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是慶歷中詔給聖廟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自熙寧變法裁減人役於是洒掃戶祇存三十八人林戶祇存二人不敷供應元祐元年宗翰奏請仍復舊制得旨允行時有旨衍聖公如遇朝廷非次擢用他職許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宗翰因上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絹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然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乞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詔從之於是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復兼領他職尋進刑部侍郎帝以上元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

以先聖爲戲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宗翰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欽服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爲缺憾乃合而修之

思逮字進道宗翰九代孫也宗翰長子恢奉直大夫恢生松宋泰寧軍節度判官松生班班生揮揮生元石元石生之文揮元石之文三世提領監修祖廟之文生淑濮州朝城尹思逮淑第三子也初爲曹州教授左三部照磨元武宗至大三年以祖廟禮樂廢缺言於禮部曰闕里四方之所瞻仰也今釋奠行禮無大成雅樂不稱如蒙製造發下本廟以修祭祀庶盡事神之禮傳之萬世上以新聖朝崇尙之規下以慰四方瞻仰之意中書省用其言移江浙行省製造運赴闕里用之後爲曲阜尹歷大樂署署丞署令陞太常禮儀院判著太元

樂書

克欽字敬夫先聖五十五代孫父思誠見世系克欽篤志好學該博經史襲父職尹曲阜勵強梗卹老弱境內肅然稱治會歲饑賑恤有方所全活者甚多洙泗間為先聖講學舊地因置書院設山長教育生徒復建倉貯粟以贍貧族在職多善政年五十四卒民為巷哭祀於鄉子二希大希章先後襲曲阜尹希大以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襲十八年改祕書郎辟中書省掾翰林院都事希章以至正二十三年襲明太祖洪武初復起希大襲曲阜知縣七年為族長涇所訐落職帝以其為聖裔也特釋之而罷世襲為世職云

克伸字剛夫亦先聖五十五代孫曾祖之全見世系祖澄嘗提領監修林廟父思履襄縣主簿克伸初為元豐縣教諭希大既坐事明太祖詔衍聖公於合族內擇可以令曲阜者五十六代衍聖公以克伸薦太祖召見命賦將山詩應詔稱旨帝曰不須他才只此詩應與知

縣矣遂命知曲阜縣事自爲勑賜之自是授世職知縣者皆給勑至
宣德間始停給勑之制克仲居官謹恪屢膺褒寵
克中字正夫宗翰十代孫也宗翰第四子奉議郎恂生鍠鍠生玘玘生攊攊生元恩元恩生之英之英生洙泗書院山長濱濱生虞城教諭思政克中思政第三子也成祖永樂九年薦知曲阜縣力辭不受強之乃應辟下車之後凡尼山祖廟先聖塋域及學校壇壝之類莫不請帑增修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年六十一卒祀於鄉
希範字士則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三子也天姿穎異器宇魁岸自其少時族人卽以爲賢欲薦知縣事希範曰先聖德澤宜均被後裔吾兄弟豈得獨專其美讓於從父克常克嘗卒又讓於從兄希文希文又卒族人卒薦之不得已乃應薦時洪武二十八年也希範旣受職以直道自任法行不避宗戚有豪族誣告民以當戍邊者其人勢焰灼甚民受誣不能自直希範曰吾爲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因力爲

請於上官民冤得白而覺以其罪罪所告者於是豪强皆帖然斂迹孔宋之裔復假冒世冑覬餬徭役希範曰是嘗亂吾宗者今不明後世無知者矣乃力辨其非復刻宗譜於石以志焉時五十九代衍聖公方在襁褓希範代主祀事凡所以保育調護俾克成立者皆希範之力也年六十五卒

希永字士毅先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涇有傳祖思楨父克昇希永少好學頗涉獵諸史百家之書補弟子員入三氏學從教授歙縣江混受易混去任希永曰易道甚大夫子尙曰假年乃買舟裹糧訪師吳楚間受業於安成吳祭酒深得易之奧旨憲宗成化元年初詔三氏學每三歲貢一人希永首應其選明年授曲阜世職知縣在官勤於撫字有循聲年五十七卒

諷字蘊伯父希武克伸次子也諷初隱沂水上自食其力以養親家貧不能具酒肉常稱貸以給之不求聞達而明辨果決每朝廷有疑

事族長就決焉以故知名正統十一年薦授曲阜知縣政以能稱歲
旱蝗諛濤滯獄覓急逋中夜齊沐請禱遂得大雨飛蝗盡殪民有私
繼室訟前妻子者諛廉得其情諭以天性父子感泣於庭卒成慈孝
焉以母喪去官尋卒年五十九祀於鄉
燮字理伯父希敬克中第三子也燮有至性母病篤籲天請代嘗糞
以驗甘苦母尋愈爲曲阜知縣聽斷明決人不敢欺歲荒先賑而後
聞生全者無算後加兗州府通判卒祀名宦祠
公鐣字聲文五十七代衍聖公第四子也爲人慷慨有氣節敦尚信
義人有過輒面質其非時有孔門御史之目宣德九年薦知曲阜縣
有政績居官十年邑中大治嘗語人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乃上疏
曰臣本無似賴祖宗餘澤大宗既膺顯爵而世尹又及臣身兩世一
門盡叨美仕物懼滿盈乞賜放歸田里以族之賢者代疏入不許會
有無賴子誣陷以事法當罷官公鐣不辨曰得掛冠是吾願也遂奪

職員泰初五十九代衍聖公入覲倍幸太學始爲陳其誣枉有詔復官卒於家年七十一

公玨字栗文燮次子也嘉靖十年授曲阜知縣廉而能寛以仁愛爲治有王禮者受誣坐重辟公玨廉知其冤爲力辨乃得理恵民不知教語父老曰吾生聖賢之鄉而風俗日偸心甚憫焉乃條孝親敬長睦鄰卹族十數事率子弟躬以身先之民亦感化而頹俗頓格居官十二年家無餘財致仕後民念其無以蔽風雨也爲建士築宅至今經其地者猶稱曰萬民牆云卒之日里爲罷市祀鄉賢祠

承夏字汞功希範之元孫也曾祖詢祖公良父彥允皆不仕承夏早孤事母極孝母死廬墓三年嘗有異鳥棲墓樹上甚馴擾人皆以爲孝感有司上其事特賜旌表承夏能詩又善故學決吉凶大義多奇中弘治十七年貢入太學正德五年授曲阜知縣後以流賊歷境守禦無術自劾免嘉靖元年復職年五十九卒

宏復字以誠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恂有傳祖彥喆父承爽萬歷元年山東撫按請仍以世職管縣事乃考選宏復為曲阜知縣宏復既涖任患積貯不備無以救水旱乃建二十四倉以廣儲蓄民賴以濟在任二十三年加都轉鹽運同知銜致仕

聞倜字知微先聖六十二代孫也八世祖思政見克中傳思政長子克淵明初舉曲阜世職知縣不就克淵生希説希説生諷為瀋王府長史高祖公田諷第五子也曾祖彥鵬祖承蔭父宏猷為招遠縣訓導聞倜以天啟元年授曲阜知縣剛明果斷有折獄才二年流寇竊發聞倜緝獲賊諜斬以徇賊再攻城皆設法禦卻之擒巨寇劉燦等十餘人寇退敘功加東昌府通判後以事去官卒年四十九

貞堪字用輿先聖六十三代孫七世祖希麟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五子也希麟次子譽譽生公恬公恬生彥丹彥丹生承芳承芳生宏蒙宏蒙生聞默貞堪聞默子也以廩生薦授曲阜知縣性倜儻志量不

舉崇禎十四年齊魯大饑寇盜並起貞堪多方拯救親冒矢石獨宿城頭者六月邑賴無虞以丁憂致仕年六十八卒

貞叢字用茂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思達傳淑長子思遵爲嘉祥尹生克紹克紹翰林國史院待制生希先希先新河尹生讃讃生公鎬貞叢高祖彥剛公鏞第三子也曾祖承式祖宏岱父聞堅貞叢萬歷二十七年授曲阜知縣興利除弊民安豐泰三十年奉委開泇河工役借庫銀四百金無以償貞叢曰是役也爾憊已甚吾不能代爾力復忍朘爾膏乎乃焚券自積俸補之以四氏學去廟遠特改建新學宮并請增廩額如府學者滿加東昌府通判後加都轉鹽運使致仕卒於家

尙愉字怡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熠明大梁糧道聞詩長子也尙愉爲曲阜知縣睦族愛民除去一切苛政會有挑河之事民不堪命故事惟孔顏子孫得免役民戸不與焉至是尙愉爲請於上亦獲免

民賴以安卒祀鄉賢祠

述曰自唐咸通中以孔續爲曲阜令厥後多以世爵兼之而宋金元之世亦參用族人之賢者至元用傳子之全之全傳子治治傳子思誠思誠傳子克欽克欽傳子希大希章遂爲世襲明初特用克伸仍改世職焉以世爵兼者有四十一代公昭儉四十三代公仁玉四十五代公延世四十六代公聖佑五十代公摠皆見世系由族人任者尚有四十五代道輔別有傳其無傳者則有四十六代舜亮宗壽五十三代濟五十四代思凱五十五代克昌克當五十六代希文五十八代公錫公統公澤五十九代彥士六十代承厚承泗承震承業六十一代宏廊宏毅六十三代貞敎六十四代尚愷六十五代衍淳衍澤六十六代興認六十七代毓琚六十八代傳松其政績亦間有可紀不具載特取其尤著者列之於篇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五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四

克晏字堯夫先聖五十五代孫族長思楷次子也克晏博通經史不輕著作每爲文必經營數日而後成長遊江淮汝泗間遍歷名山大川文益雄宕有奇氣性端謹不苟取與嘗路遇遺襲不顧而去行道遇婦人必面牆以俟其過明宣德元年補三氏學學錄盡心教授出其門者若孫昱孔公恂公錫輩皆成名進士後以齒德兼爲族長宗黨子弟有不率訓者召庭下片言折其是非無不愧悔泣下者卒年五十六克晏兄弟三人兄克畢以文學稱克旻即其弟也

克旻字舜夫性恬澹不樂仕進有勸其爲舉子業者輒不應惟日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樂嘗自題其室曰樂菴以示終焉之意天順八年舉爲三氏學學錄固辭不得乃就職從遊者隨其質之高下而教之無不各有所成就而去年五十四卒

論字經伯父希鳳五十五代衍聖公第六子也少從三氏學教授文時中張敏王墉遊讀書通大義後河東薛文清公瑄督學山左與論有姻故往與談性命宗旨辨論往復深有所得因盡棄俗儒之學粹然一出於正性寬博喜施濟會年饑捐家財以食餓者所活甚眾嘗宴客失銀器僮僕倉皇論從容諭之曰財物易得盜名難泯不速改終身之累也翼日得其器於故處亦不究所由也景泰六年授三氏學學錄進諸生曰聖賢之學無他惟在窮理修身以復其性用舍行藏功名富貴安所遇而已矣幸相與努力以無忝爲聖賢後五十九代衍聖公莞孫嗣公幼論輔其行凡有大事必諮議焉年七十二卒子六公瑱其第四子也

公瑱字黼文成化十三年以文行卓異爲授三氏學學錄嘗釐正學田設顏母祠創中興祖外大父祭請立三世祖奉祀博士改尼山洙泗書院山長爲學錄在任多所興舉公瑱爲人刻苦勵學無他嗜好

獨言爲歌詩著北窗文稾學者爭誦之嘗晝行遇暴雨從者曰衣冠濕矣可速行公璜曰速行亦不免濕也一日夜歸遇盜盜識之戒其黨毋驚駭護送至家叩首而去蓋其舉止端重能以德感人有如此者年七十八卒

貞燦字垣三先聖六十三代孫明河南布政使參議聞詩第四子也少有至性兄弟十一人友愛無閒言嘗著家政錄取古人嘉言懿行及孝弟敦睦之可紀者居平以訓示子弟授四氏學學錄教人具有成法多所造就尤工詩與海內諸名士遊往來贈答酬唱滿天下卒祀鄉賢祠

述曰凡天下郡縣之學皆莅以教授教諭而爲之佐者則曰訓導獨四氏學之佐則特設學錄蓋隆以國學之制也而教授用異姓學錄必以宗人者異姓則師嚴而道尊宗人則情親而愛篤嚴者激勵以成其材而親者用以拾遺而補闕其用意亦良深厚矣然則苟非學

行素著鮮有能稱是選者今茲所列非其人與考學錄設自宋哲宗
元祐四年而專用孔氏則自明宣德元年克旻始自是而後有五十
五代克煦五十八代公杰公鉉五十九代彥儞彥珮六十代承鎬承
作承佽六十一代宏謙宏養六十二代聞評聞諫聞然六十三代貞
綱貞紘六十四代尙璠尙侃尙忻六十五代衍統衍侯衍淳六十七
代毓玒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六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五

僖字仲和先聖十九代孫漢御史豐之子也章帝時與友崔駰同遊大學習春秋因讀吳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敎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

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初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賜酒飯僖因自陳曰臣草莽所薇才非幹時行非絶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

所能報謝帝曰治何經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帝曰今日之會學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從還京師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拜臨晉令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帝幸安邑觀鹽池僖自請從行在所帝識其狀貌悲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卒於官乃命其二子長彥季彥留葬焉

尚任字聘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璠有傳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鉝充講書官釋奠之後

聖祖御詩禮堂尚任進講大學聖經尚鉝進講易繫辭

聖祖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

議用又

命尚任尚鉝同衍聖公毓圻等導

駕徧覽先聖遺蹟

廻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

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後以部議停止仍還朝三十三年遷戶部主事尋陞員外郎三十八年以事休致回里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闕里舊志未備廣搜博採別撰新志二十四卷他所著有岸堂文集湖海詩集會心錄節序同風錄行於世尚鉝字立之康熙十一年舉人官至戶部主事世職知縣貞堪子也

述曰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乃不歸大儒何哉迹其信理而不信卜死生之際亦有非俗儒之所能及者至於從容敷奏義正辭和遂使明主霽顏澤及苗裔固與後世之貢諛希寵者有異矣聘

之立之亦皆以奏對授官故取以附仲和傳焉更稽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幸魯嘗拜孔氏四人官今名皆不可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魯賜孔氏出身者六人聖佑渭延祐延渥延魯延齡聖佑即四十六代公渭譜失其名延渥四十四代公第三子延祐中興祖孫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憲子延齡見子宗旦傳延魯後改名道輔有傳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六

安國字子國十代博士子貞次子明達淵博動遵禮法少學詩於申培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會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尚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

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

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孔氏古文尙書安國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焉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瑯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與馬融鄭康成作爲訓注而此外張楷周磐盧植劉祐尹敏蓋豫周防楊倫杜林衛宏徐巡等皆通古文尙書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西晉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亡惟古文尙書猶行考

孔壁初出時字皆科斗故世謂之古文自安國以隸古定已易古而爲隸篆矣至唐開元十四年又詔集賢學士衞包易以近世楷書而猶稱古文者從其朔也論語漢初有齊論魯論之別孔氏古文出其章句繁省與魯論無異惟分堯曰篇爲二凡二十一篇安國作爲訓解以授魯人扶卿古文孝經與河閒顏芝之本亦大較相似安國作傳二十一篇至梁陳之際二書並亡失不傳今所傳者惟有家語然亦非安國舊本也安國子卬爲諸生喜詩禮孫驩衍驩舉博士官至弘農太守精春秋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衍亦成帝時博士成帝詔劉向校定祕書不錄古文尚書論語別錄衍於是上書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其聖也陛下發明詔諸儒集天下書籍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昭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聞大論焉臣祖故臨淮

太守安國逮仕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名儒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能識者安國爲改今文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記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帝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行

臧祖樹八代文信君第三子也父聚以執盾從漢高帝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以高帝五年屬韓信破項羽垓下

功六年正月封蓼侯文帝九年卒謚曰夷臧嗣封蓼侯遷博士歷位九卿武帝時壁經既出從弟侍中安國奉詔作傳臧爲書與之曰報侍中相知深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雷雨周公見任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雠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

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恂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沒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元朔二年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免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嘗爲賦二十四篇今連叢子有諫格虎楊柳鴞蓼蟲等賦四篇云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也子琳嗣爵位至諸吏亦傳學問臧常有書戒之曰頃來聞汝與諸父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多得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

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勤遵禮法少小及長操行如故雖與羣臣並居近侍頗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琳卒子黃嗣爵歷豫州從事坐事失侯宣帝元康元年詔復高帝功臣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黃無嗣黃弟茂之子長安公士宣得復其家云

奇字子異先聖十六代孫兄奮有傳奇博通經典以家世儒學未嘗就遠方與師王莽之亂時年二十一從兄奮依河西竇融每與兄議學兄謝服焉淡忽榮祿不願從政删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以開後之學者書未畢而沒宗人子通惜其不遂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幷答問爲三十一卷行於世子通譜失之名系不可

者
豐字子豐先聖十八代孫父仁見祖建傳豐少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歲大旱帝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豐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帝納其言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元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强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

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成功矣卽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也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肅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而違其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豐善經學不好諸家書彥與豐名齊而業殊故謂曰諸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爲陋爾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豐曰君子樂醼小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飽子於是屈而無辭又嘗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不能奪者惟析理卽實爲得不以濫麗費辭爲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

持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亢長溷殺之言而眾莫能折其中所以爲口費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猶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僞從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真僞因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智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惑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色者益德之半無此二者損德之半也子信已有傳

長彥季彥信之子也隨父官臨晉父卒遺令止葬其地時長彥年十二季彥年十一共留守墳墓從父友西洛姚進受學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發先人遺書伏而誦之研精殫思窮日夜不輟遊其門者數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

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其一時譽望如此時蒲坂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鄉舂以車二乘長彥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理為得願子無疑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遂還其車終老於華陰弟季彥守其喪亦終身不仕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諸子雜說為外學東漢尚文辭乃以章句為內學經術為外學長彥頗隨時為今學而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族弟昱謂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盍姑已乎季彥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曰學所以求知也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

屬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于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
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
乎吾學不要祿貴得正義耳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垂訓壁出
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
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
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
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
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旦悵然曰吾
意實不及此也太尉楊震常問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
而世不歸大儒何也季彥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
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耳免害爲幸何大
儒之歸乎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曰性能沉邃
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礪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

可階與事效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棄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長孫尚書問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季彥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睹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初季彥父友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衛尉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之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

撫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羸受人以自羸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鄉公曰諾即致粟焉常見劉公客有獻魚者劉公孰視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之食育鳥獸以爲之殽衆坐曰誠如明公之言也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敎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生也蚊蚋食人蚓虫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蚓虫生地也知此則鳥獸五穀之本不爲人可以無疑矣梁人有爲後妻所殺者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

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毋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者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綈素上紀天子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扶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季彥與扶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大忌也時下邳長孫子遜此扶弟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帝說焉帝召見季彥於德陽殿季彥陳其事如與扶言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

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退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于遜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年四十九卒

穎達字仲達一作仲遠高祖景進二十七代崇聖大夫次子也北魏時爲工曹掾曾祖靈龜國子博士祖碩治書侍御史南臺丞父安齊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贈青州別駕金鄉郡公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常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

年唐太宗平洛卽秦王府開館延名儒引穎達爲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時諸儒議立明堂事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穎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勅依豆盧寬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

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恆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稾秸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淩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所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險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愼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又與尚書八座參議歷法多從其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皇太子令

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飈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穎達奉勑覆審其序周易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

所以無窮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
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
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
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
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
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
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
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
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
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
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
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
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

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蘇德融等對勅使趙弘智覆

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序何書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愼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

傳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

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朱長才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四門助教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序毛詩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

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引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

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䟽人及太學助教臣趙乾叶四門助教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序春秋左傳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史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

則不用虛欵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豈垂訓於後昆因僞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

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蠧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尙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

短見雖謀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博士臣馬嘉運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序禮記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襲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巻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

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依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

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勑刪定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助教臣李善信太學博士臣賈公彥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臣周元達四門助教臣趙君贊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序其意義列之

云衞高宗永徽二年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又嘗疏公羊傳凡三十卷今其書不存穎達長子志口諱闕終司業志口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述曰右子國至仲達皆湛深經術稱專家者其他已載世系及自有傳者不再列夫士不通經不足用而微言奧義亦特有所自而傳故經學推漢世爲盛而孔氏子孫猶無不以明經徵博士者語曰良弓之子學爲箕良冶之子學爲裘蓋言淵源之有本也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七

光字子夏十三代褒成烈侯第四子也隨父從家長安以明經學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漢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帝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槀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

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
其不泄如是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
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
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帝帝於是召光與丞相翟方進
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
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
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
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
帝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
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
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卒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

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光與丹持不可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成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

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内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
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
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
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
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
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是以
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
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於乎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
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
卒王嘉復為丞相數諫諍忤指旬歲間閲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
帝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
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

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

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帝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衰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絶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卽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短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偽挾奸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害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

大司徒會哀帝崩大皇大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奏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安漢公益封如霍光故事太后令尚書具其事莽固辭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太后乃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詔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己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於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卒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

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博山侯又漢書王莽傳云居攝時封光孫壽合意侯考家譜云壽諸曹校尉捷之子蓋光之兄子也

扶字仲淵先聖十九代孫祖嘉見曾祖霸傳父龢通嚴氏春秋事親至孝爲宗所歸漢桓帝元嘉三年選爲百石卒史主掌祖廟禮器扶初徵博士出爲太守入爲太常順帝陽嘉二年六月進拜司空明年三輔大旱五穀災傷時劉崎爲司徒帝召尚書周舉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得失並對以宜斥貪汙遠佞邪則時雨必應帝問百官貪佞汙邪者爲誰舉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冬十一月以事策免崎因并免扶爲弘農太守

緯字化文先聖四十代孫祖戣有傳父遵孺華陰丞緯少孤依諸父溫裕多與有名者游故才譽蚤成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擢進士第釋

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愼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從崔鉉淮南復從愼由華州河中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還為右司員外郎宰臣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讐中外聞風不繩而自肅歷戶兵吏三部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職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授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赴行在時羣臣露次盩厔為盜剽略衣裝略盡緯承

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徹怨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遣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乃召三院御史謂曰吾等身被國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盩厔剽劫之餘乞食不給請辦一日之費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疾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道途多梗願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邪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拔緯達散關緯策玫必反建言關邑陿不足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帝還駐蹕岐陽特進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

戶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領
京畿營田使僖宗崩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
中使召赴延英令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領國子祭
酒完治之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
十一月帝將郊見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有司白中人無朝服助祭
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院禮官舉故
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
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帝
召諫官謂之曰方舉大禮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
進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主之請自率
禁軍爲招討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
有濬固爭且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
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

久不決問計於緯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出爲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行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書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鎮犯闕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士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夕改吏部尚書翼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於路緯扶疾至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令閤門使送緯至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帝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

舊還京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九月卒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羣雖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謝日臺吏白中書準例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以為言緯曰知公必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子昌弼舊唐書作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貞運字開仲先聖六十二代孫居句容十四世祖靈見其父端隱傳靈生撰撰元時署明道書院山長生元祥元祥生學孝學孝生世基世基生二子思敬思謙元季同以義兵保障鄉里為義兵長思謙生克昌克昌生希安希安生伯隆伯隆生公智公智生彥庸彥庸生承林承林生宏玠宏玠生聞敕聞敕為四川鄰水縣主簿生二子長貞

時自有傳貞運其次子也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賜
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宗天啓中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
錄尋陞中允時璫焰燻灼貞運正色立朝絕不與交接會典順天試
中人欲以所私請堅拒之知不可奪謀中以禍卒以公得免莊烈帝
卽位貞運進講皇明寶訓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崇禎元
年擢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仍兼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
講大禹謨敷陳明切帝爲撤貂璫聽羣臣於是盡去貂傳爲一時盛
事自唐時祭酒穎達講孝經至貞運乃再以聖裔爲國子師進講帝
特加優禮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
進詹事以親老乞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禁遊女毀淫祠南
都靡麗之風爲之一變故事清明節祀孝陵値流寇披猖訛言將以
是日乘虛襲白下都人洶洶有司請改期貞運曰先事綢繆則寇知
有備自遁豈宜過示恇怯卒獲成禮八年轉北京禮部左侍郎改吏

部左侍郎九年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同知經筵總裁實錄十年主試禮闈稱得士時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諸人貞運値其在告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吾可容亦聽人提索矣體仁去張至發代爲首輔一切守其所爲有中書黃應恩者悍戾人也體仁至發輩常倚任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之獨貞運與傅冠不肯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曰公等不救吾自救之遂上三揭帝皆不聽而至發亦用是去位至發既罷貞運晉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代爲首輔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寬與劉宗周以言事得罪貞運因進講春秋援古證今暗爲援救帝怒卒爲少解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定命下閣擬恐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論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即上

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而貞運亦不安於位矣乃乞骸骨疏五上得允賜金幣馳傳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舁歸得疾遽卒年六十有九福王立賜祭葬謚文忠祀於鄉子向榮廕尚寶寺寺丞所著有敬事草行餘草皇明詔制全書詞林典類等書

述曰吾宗自得姓以來都通顯者衆矣而位宰輔者僅四人焉太師晚節依回誠不免班氏持祿之誚然當在成哀間以經術輔治卓用其言安至有王氏之禍司空行事無所表見免不以罪君子惜之至若太尉太保以忠誠剛果之節使其際遇承平弼諧盛治豈不卓然稱賢相哉乃崎嶇末造卒以身殉良可悲也詩曰我生不辰逢天僤怒然則士大夫遭逢之際其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終